

有好幾個，事情經報紙張揚後，頓時之間楓港橋頭賣烤鳥者，聽說再也沒有供應伯勞鳥，而是小雞。

另外濫墾在當時也是無法無天到了無政府地步，許多民意代表藉著議會保護傘的庇蔭，大玩一筆土地撥三層皮的買賣，原來先以賤價購買不值錢的農地，接著靠議員的惡勢力找金融機構（尤其農會信用部）貸借巨額款項，接著挖取農地裡的土石賣砂石場賺第二筆錢，挖完土石（有些面積比足球場大、深達十三層樓者多處），留下的窟窿，讓大高雄工業區的有毒廢棄物傾倒回填，每車收五百元，接著貸款就擺爛不付息，一塊地靠此模式大發利市，一時之間，屏東北區滿地坑洞，有毒水分滲透地下水層，要子子孫孫世代去承受，農會信用部也跟著擠兌，最後用全體納稅人的錢去填補。看到此慘狀，大家也是三更燈火、五更雞，聚首研究取締辦法，不斷施用刑事訴訟法之公權力蒐證查封押人，方才稍稍壓住此股邪風，並喚起中央政府之重視。

當時年輕氣盛體力尚佳，檢察官辦公室裡夜晚總是燈火通明，大家聚在泡茶桌邊，共同動腦找點子，有時竟至天明，平心說，若非當初那股傻勁，大家不計自己的利害得失（功獎、積案、考績等），出錢出力購買針孔錄影機交付警察蒐證，好像是辦自家的事情。一人有案，不消吩咐，其他人馬上加入幫忙，比辦自己的案子還賣力，自當檢察官以來，從沒這麼痛快過。

不過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這些黑金民意代表也不是省油的燈，鬥不過我

們，就透過政治系統告御狀，挾法務部來制衡我們。誠如某人所言，法院是國民黨開的，地檢署更不用談，於是法務部藉著積案過多為由，硬生生的將賴慶祥、廖椿堅強制調走，其他的兄弟也各有生涯規劃他調，完美的組合頓時為之瓦解。

如今已到知天命之年，回想在屏東地檢署那七年（82至89）間的革命情感，當時沒有人叫苦，沒人爭功，即便年年考績乙等也不在意，只知道社會哪裡有不平，就聚在一起群策群力，打群架，解決問題，情形跟九條好漢在一班的歌詞一樣，你說這樣的經歷，一生能有幾回呢？



萬金教堂 / 張宏瑞

祇園精舍の鐘の聲、諸行無常の響きあり。  
沙羅雙樹の花の色、盛者必衰の理を顯す。  
奢れる人も久しからず、只春の夜の夢の如し。  
猛き者も遂には滅びぬ、偏に風の前の塵に同じ。

祇園精舍の鐘聲，有著諸行無常的響音。  
娑羅雙樹の花之色彩，顯現著盛者必衰的道理。  
奢侈浮華的人必不長久，宛如春天夜裡的夢一般。  
驕縱蠻橫的人終會滅亡，宛如風前之塵埃。

平家物語 / 宮尾登美子

# 憶屏檢

唐先恆

（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）

屏東地檢像是一個大的樂團  
持續演奏出磅礴的大河交響曲  
時而低吟  
時而昂揚  
先恆有幸  
在結訓後即能加入這個樂團  
在過程中雖然出現幾個突兀的音符  
幸好樂曲不受影響  
仍然鏗鏘有聲  
撼動人心

離開樂團多年  
回憶往日  
心中激昂澎湃  
久久不絕

望在國境之南的屏檢  
能將這大河曲  
流傳為海洋之歌  
永不止息